

松花江情怀

□ 白衍吉

我依恋你，永远美丽可爱的松花江！我赞美你，永远奔腾前进的松花江！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我是喝松花江的水长大的，美丽的松花江是养育我的母亲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她都是我魂牵梦绕、在心中流淌的最爱最美の大江，松花江的春水秋波是故乡永远的目光。

哈尔滨是一座因江、因路而兴而美的城市，江是松花江、路是中东铁路。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城市历史，但由于松花江自哈尔滨段到下游依兰、佳木斯，直至同江与乌苏里江，一起汇入黑龙江流入大海，是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；更因跨越松花江铁路大桥的建成，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，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为世界惊喜。从此山不再高、路不再远，开启了欧亚大陆共同交流合作发展的新纪元。哈尔滨这座雄踞东北亚地区中心的交通枢纽城市迅速建设崛起，成为一座具有欧陆风情、中西合璧特色的美丽城市；成为经济发展、文化交融的商埠重镇。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多么辉煌耀眼，三十多个国家二十多万侨民会集这里，19个国家设立领事馆，银行、商企、交易所、酒店、餐饮、文化娱乐场所林立，一时，这里被誉为“东方莫斯科”“小巴黎”“天鹅项下的珍珠”。

松花江发源于吉林省东南长白山，其源头为主峰白头山天池，位于中朝边境，这一火山喷发形成的盆状高山湖海拔2194米、面积9.2平方公里，湖深312米，水位丰盈常流不息。我曾两次来到白头山天池探寻奇观，但见林莽苍苍、风雨如晦，悬崖峭壁、浮石乱滚，跌水下注、凌空轰鸣，正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壮美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！

松花江出了长白山，一路向西北走来。沿江而行到了久负盛名的松花湖，这一两岸山岭中形成的狭长湖区，也就是小丰满水电站。接下来的吉林市，依山傍水、风光秀美、别有韵味。母亲曾在这里幽静的河南

街教书育人生活了10年，后来与父亲一起到了哈尔滨，但她常回忆依恋在吉林市的日子，那幽静的北山和清碧的松花江。

松花江流经吉林省舒兰、榆树、德惠、松原查干湖地域，进入黑龙江省，有嫩江这条大河汇入，并有阿什河、呼兰河等支流注入后，水势浩大、江面宽阔，松花江在流经最大城市哈尔滨时，显示出其大江大河那种独有的汪洋恣肆、辽阔壮美、大气磅礴的气势和风采，真的是好大的一条江！江宽千余米，桥上走过要20分钟，我们游泳顺流至对岸需40分钟。

松花江继续向着东北方向，向着大海，向着无限的时间和空间，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气概，穿越山岭、穿越平原，波涛汹涌、呼啸奔腾而去……我曾驱车沿着松花江流经的巴彦、木兰、通河、依兰、佳木斯、富锦，直到同江。松花江、乌苏里江汇合一起流入黑龙江，三江口水面更为宏大辽阔、气势非凡！

松花江，从远古走来，千万年冲积侵蚀的原野丘陵，形成黑土地，这就是黑土肥沃的松嫩平原、三江平原，盛产大豆、高粱、玉米、稻米，成为国家大粮仓。松花江流域面积仅次于长江、黄河，有二十多平方公里，相当于5个台湾岛那么大。

松花江曾有过呜咽悲惨的年代、痛苦的记忆。一首歌曲《松花江上》唱碎了多少亡国儿女的心：“九一八”，自从那个时候，流亡的同胞何时能重回故乡？煤炭、木材、粮食、矿产、财富，什么时候才能不被掠夺？松江之滨如同黄河之滨一样，集合起众多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：杨靖宇、赵尚志、李兆麟、赵一曼，无数志士仁人，为了驱逐日寇、救亡图存、保家卫国，建立新中国，英勇奋斗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，转战松辽大地，白山黑水之间！留下多少英雄的足迹、感人的故事！

松花江畔的哈尔滨，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建立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，是一座英雄城市，也是历史文化名城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

代，哈尔滨的经济总量占全国四十分之一，举足轻重的地位曾是全国第七大城市。我曾应约为《黑龙江日报》写过一篇文章《呼唤解放思想倡导敢于实践》。我说：历史的辉煌已过去。思想解放天地宽，敢于实践作为大。

东北振兴是干出来的，只要努力奋发图强，

敢于担当创新，我们依然可以迎着新时代的曙光重振雄风！

我与松花江、哈尔滨的缘分故事，是七十多年历史形成沉淀下来的，真是说也说不完。我家住在偏房子即安字片，附近几条街上有不少外国侨民的小伙伴，那些如太阳岛上俄罗斯风情小镇里的木板房的院落别有特色，小街上好几家俄式面包房、牛奶店。胖胖的玛达姆主厨，笑容可掬。

我从小喜欢去松花江边游泳、钓鱼，五十年前的松花江，江水清澈，江里的鱼很多，用竹竿子或甩钩很容易钓到。我游泳遍及江河湖海及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地中海、北部湾，但最多又惬意的还是松花江。在太阳岛8米跳台跳水而游，从防洪纪念塔横渡大江到狗岛，再游到道外区上岸。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”。我在临江的哈尔滨日报社工作二十年，报社田登高、贾宏图、蒋巍、庄进修等都曾是畅游的泳伴。那时每年都要参加“7·16长游”活动，上岸后在江边大柳树下休息，午餐由报社送来红肠、面包、鸡蛋、啤酒，如同一次野餐聚会，快乐的笑声飘荡在江边。

人生有喜有悲，松花江总关情。母亲、父亲高龄逝去，他们都是为人师者，身后之事看得很轻很淡，生前多次讲过，要穿自己的干净衣服离去，不要烧纸、摔盆、焚枕那

一套迷信，火化后骨灰撒入松花江。我们几个儿子遵嘱在小九站租了一条船，完成了父母的心愿，魂归大自然了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释怀并认同身后事如此的文明礼仪做法。

松花江既有饮水灌溉舟楫之利，也有汛期洪水暴涨之害。旧中国时最大的一次水灾是1932年，洪水使道里区成为泽国、中央大街划船往来，大水退去瘟疫肆虐，苦了老百姓。

1957年汛期到来，暴雨大风，水位达到120.3米，大水漫灌了泄洪区，航拍的哈尔滨水泥厂在一片汪洋中如同一艘不沉的战舰，仍坚持生产为抗洪提供沙土、水泥。惊涛骇浪之后，堤坝持续出现险情。全市人民工农商学兵齐上阵，我那时是中学二年级学生，和高年级同学一起，配合防洪突击队在九站堤上冒着雨淋，传递装满土沙的草袋子。战胜特大洪水，全市人民正常生活生产，这是党政军民的伟大胜利。雄伟的防洪纪念塔就是为此而建立的。1962年高考作文题目有两个：议论文《说不怕鬼》，记叙文《雨后》。我选了《雨后》，由一个雨后阳光明媚的夏日，我漫步在斯大林公园，在防洪纪念塔下，欣赏江景和游人休闲快乐享受生活写起。转而想到，1957年汛期也是雨天我参加抗洪的情景，那些难忘的日子，那些令人振奋和感人的故事……

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“文革”撤销原分配方案，北京一个不留。虽然遗憾那几个可以选择的单位，但回哈尔滨也还可以。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写了中国的历史，也改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在拨乱反正时期，

我写出了在《黑龙江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的长篇文章《坚持真高举反对假高举》等多篇有影响的文章，由此我得以在新闻战线的重要岗位工作了近三十年。赶上了好时代，可谓生逢其时。

如今的哈尔滨松花江上已非二十年前可比，原来的滨州铁路桥，已成为中东铁路公园的江上部分，供游人观赏。雄伟壮观的斜拉式铁路大桥飞架两岸，在公路大桥西侧阳明滩和四方台以及道外二十道街等处，又接连建起了跨江大桥，南北交通通了。两岸繁荣已经成为现实，在江北，松北新区成为深哈合作、科技创新、招商引资，引领经济发展的一片热土。园林式规划的新城区尽显美丽辉煌。在江南，群力江畔建成了生态公园，一片片新街区旧貌换新颜，成为人们美好时尚生活的新家园。

工作着是美丽的。如今虽已离开曾经热爱的工作岗位，但我仍然坚持学习、读书、看报、写作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关注世界风云。如今的中国，这十年的飞速发展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。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繁荣昌盛的强大国家！这一发展进程，已是历史的必然，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逆转！

正如长江、黄河的磅礴伟力，一往无前！也如滔滔松花江一样，势不可挡！我依恋你，永远美丽可爱的松花江！我赞美你，永远奔腾前进的松花江！

作者 | 高级编辑、资深报人



在群力新区“穿越”金源

□ 陈杰

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，但是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，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，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。史料记载，宋徽宗多才多艺，书、画、词皆善，但政治上昏庸无能，生活上穷奢极欲，终于导致了灭亡，沦为金人的阶下囚。在被押解途中，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《宴山亭 北行见杏花》的词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：“……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官何处？怎不思量，除梦里、有时曾去。无据，和梦也新来不做。”相逢只能在梦中本来已经够苦了，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大人却连梦也做不成，是何等的凄苦。这是一首与李后主的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”同样悲苦的词。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时，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：满篇皆是苦滋味。

如今，群力新城区的五国头城微缩景区，作为金国强盛时期的一个缩影，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。而那个古色古香的望月亭，也成了游人小憩、纳凉的好去处。游人的脸上写满了愉悦，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落魄皇帝的悲苦。

群力新城区被誉为哈尔滨公园最多的城区。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，或威武雄壮，或细腻多姿，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。

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地带，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，是雕塑最多的地方。这里的广场、草坪、林间、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。其中一组以“春秋大典”为主题的雕塑，把女真人的彪悍勇猛、豪爽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的江中捕鱼、喜获丰收、头鱼盛宴、歌舞狂欢、飞马射柳、萨满祈福、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生活场景。君民同欢，气氛热烈。

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地面上，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，那是留给游人的。我几次来到这里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，或做几个舞蹈动作，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。那热闹开心的场面，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。

与“春秋大典”相呼应的是“秋山围猎”。这也是展现金代君民同乐主题的。场面宏大，蔚为壮观。君民齐聚于城外，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。围猎前，还要进行祭祀、采萸敬神、棋坛争雄、马球、摔跤等活动。围猎一旦开始，鹿哨齐鸣，众骑士奋勇当先。捕获到猎物后，君民同食。余下的不分男女老幼，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。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，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。据记载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。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，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、套马、牧羊男童、河边的少女等雕塑，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。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。在公园中游览，不经意间，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，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健体魄的雕塑。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，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，手持球杆，在勇猛地争相撞击地上的“马球”。翻身下马的雕塑，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。

上下的雄姿，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，让人赞叹不已。“角抵”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，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，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，紧紧抓住对方的手，浑身发力。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，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，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。在体育公园，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，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装的小女孩围在一起喊“嘎啦哈”。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一个圈，在玩一种“掷球”的游戏。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亮的雕塑，我常常有一种怀念的感觉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“嘎啦哈”，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。这种“掷球”的游戏也很流行。只是没想到，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。

畅游在群力的公园和雕塑群中，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，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位的体现。

作者 | 黑龙江省公安厅纪委退休干部
省作家协会会员
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



近年来，在哈尔滨西部，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。林立的楼群，宽敞的街道，清澈的江水，优美的公园，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。

走在这片新城区，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源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，引领着我穿越时空，进入到900年前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。

史料记载，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、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。12世纪初，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，在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、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。了解辽国和北宋覆亡的历史。了解金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……

走出群力博物馆，前行几十米，是“五国头城”的微缩景区。景区不大，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，但很精致。青砖砌就的门楼下，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，走进去，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。一座是中军大帐，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，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，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。帐外墙壁上，是一组浮雕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“靖康之变”的历史画面。中军大帐的对面，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，半穴居建筑，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。茅屋里面展示了当年徽钦二帝“坐井观天”的生活。在景区的一角，是望月亭，据说当年徽钦二帝常在这里，望着远去的秋雁，思念故国……

我知道五国头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，几年前，我曾陪伴几位北京、四川、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。1126年的“靖康之变”后，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掳到此，在这里“坐井观天”，度过了屈辱的余生。

位于群力中心的群力博物馆，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金源文化的重要窗口。这个馆设立了7个展区，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金源文化。我多次来到这里，在一幅幅图片，一件件实物，一段段文字面前放慢脚步，